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亲和力

歌 德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亲和力

〔德〕歌 德 著

谢百魁 译



名著

亲和 力

歌 德 著

谢百魁 译

责任编辑：梅良朋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1年7月新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插页：2

字数：185,000 印数：1—193

ISBN7—5404—0713—1

I·568 定价：3.60元

第一部

第一册

第一章

爱德华，人称他是正处于鼎盛年华的富豪男爵。四月的一天，他在他的苗圃里把一株幼苗嫁接在枝条上，度过了一个无限美好的下午。他做完这个活计，随即把工具放回工具箱里，然后满意地观赏着自己的杰作。这时园丁走了上来，看到主人这种辛勤劳动后兴致勃勃的样子，脸上流露出赞赏的表情。

“你没见我妻子吗？”爱德华问道。园丁正打算走开。

“在上边新修的凉亭里，”园丁回答说，“凉亭今天就要竣工了。它背靠悬崖峭壁，面对行宫。整个亭子高雅别致，真是美极了。大人一定会感到满意。从亭上环顾四周，远近风物尽收眼底：底下是村庄，略靠右手边是教堂，越过教堂的塔尖正好可以眺望远方。对面则是宫殿和花园。

“挺好嘛，”爱德华回答说，“从这儿只走几步路，我就能看得见干活的人。”

“再说么，”园丁接着说“右边便是山谷。人们从郁郁葱葱的草场望过去，那远方的景色更是令人心旷神怡。登高的岩石台阶也砌得堂皇而秀丽。尊敬的夫人是个精明能干的行家。谁都喜欢在她手下干活。”

“你去找找她吧，”爱德华说，“要她等我一下。你告诉她，

我想欣赏欣赏她新创的奇迹。”

园丁匆匆离去。爱德华随后就来了。

爱德华沿着斜坡往下走，一路上浏览了温室和甜菜苗，径直走到溪边，迈过便桥便是岔口，两条小径通向新建的凉亭：一条直接穿过教堂的庭院通向岩壁；一条略靠左边，穿过美丽的树林徐徐蜿蜒而上。它们的会合处有一条很漂亮的凳子。他从左边这条路走到这里，在凳子上坐下来休息片刻，然后才正式起步上坡。他走过一个个台地和停歇处，沿着那时而陡峭时而徐缓的窄陡小径，最后来到了凉亭。

夏洛蒂在门口迎接丈夫，给他选了一个靠近门窗的位置坐下，好让他立即眺望到那象是嵌在画框里的千姿百态的景色。他满怀着憧憬未来的喜悦。春天将很快使一切更加富有活力。“只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他说，“我觉得这凉亭未免太窄。”

“对我们两人说来已足够宽敞了，”夏洛蒂不以为然。

“当然，当然，”爱德华连忙说，“就是再多一个人，也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不是吗？”夏洛蒂说，“我看四个人也容得下。如果有更多的客人，我们就再修一个凉亭好了。”

“我们俩在一起过着这样的幽居生活，”爱德华说，“虽然心情也宁静而愉快，但我想坦白地告诉你：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有桩心事想告诉你，也必须告诉你，但一直没机会说出来。”

“对我们两人来说，机会还是足够多的吧。”夏洛蒂回答说。

“对于我们俩时间是够充裕的，”爱德华继续说，“要不是信使急着明早就要走，要不是我们今天必须作出决定，我或许还会保持沉默。”

“究竟是什么事呀？”夏洛蒂亲切地凑上来问道。

“这牵涉到我们的朋友——上尉，”爱德华回答说，“你知道他目前处境可怜，而这也象许多其他人一样不能归咎于他自己。象他这种知识渊博的人，无所作为，该是多么痛苦呀。因此，我不想把我的想法再对你保密了。我希望把他接到我们家住一段时期。”

“这个问题应当认真考虑，审慎对待。”

“我准备对你谈谈我的看法。”爱德华针对她的话说，“他最近的一封信悄悄流露出深沉的忧郁。倒不是他缺少什么东西，因为他惯于克制自己的物欲，而必需的开支我已为他作了安排。再说，从我这儿获得支援也不会使他于心不安，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彼此欠的债实在太多，已经算不清谁欠谁更多了。无所作为——这才是他感到痛苦的根本原因。贡献自己的才华使他时时刻刻给别人带来好处才是他唯一的快乐，也是他唯一的追求。让一个有天才有才干的人闲置起来，而无用武之地——这种难堪的处境，使他在茕茕孑立之中倍感痛苦。”

“不过，我想最好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替他想想办法。我自己就为他给许多擅长社交的朋友写过信。据我所知，这些信也并非没起一点作用。”

“很好，”爱德华说，“不过，这甚至会给他带来新的苦恼和不安。这些情况无一与他相适应，不能发挥他的作用，这会牺牲他的时间，有损他的思想和他的个性。而这对他来说是万难从命的。我越是考虑到这一切，感觉到这一切，就越是强烈地希望看到他来到我们中间。”

“你对朋友的处境如此同情，的确是你仁爱为怀的美好表现。只是请容许我要求你也考虑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

“这我已经考虑到了。”爱德华说，“他在我们身边，我们只

会从中得到好处和慰藉。开销方面的问题我不想多谈，他来的话，这笔钱对我来说微不足道。特别是我估计到，他的到来决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不便。他可以住古堡的右厢房，其他问题自然都会迎刃而解。至于他能为我们作出多少贡献，同他的交往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多少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很久以来我就想把我的产业和整个庄园进行一次测量。他可以承担并领导这一工作。你曾打算一俟佃农租佃期满，就亲自我管理庄园。他恰好可以为我们提供我们不具备的许多基本知识。我深深感到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人。农村的人固然也掌握许多有用的知识，但他们提供的资料是不系统的，不可靠的。城里来的，和学院毕业的学生固然条理清楚，也很正规，但缺乏对事物的直接洞察力。我们这位朋友却二者兼备。还可以举出上百件与你有关，可以预见其利的事来。随着他的到来，这些事都将成为现实。很感谢你友好地听完了我的话。现在该你直陈心曲了。我不会打断你的。”

“很好，”夏洛蒂回答说。“我也想从一般的看法谈起。男人总是着重考虑当前的个别事物，而这也不无道理，因为男人的本份在于付诸行动；女人则更注重考虑生活中的关系，而这也同样不无道理，因为正是命运要她们在这些关系中必须维系自己的家庭。她们就不能不正视一切相关联的因素。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吧！这样你就会理解我的意思：邀请上尉来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意向、计划和安排。”

“我多么愿意回忆我们早年的关系啊！我们两个年轻人衷心相爱，但却不幸分离了。由于你父亲贪得无厌的追求财产，你不得不和一个富有的半老徐娘结合，而我哩，因为没有什么美好前景，不得不嫁给一个我敬而不爱的有钱人。以后我们都自

由了。你得到自由早一些，同时你母亲让你继承了一份很大的产业；我则稍后一些，正好是在你旅行归来之后。这样，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陶醉在回忆中，生活在回忆中，宁静地生活在一起。你急于和我结婚，我并没有马上同意。因为我们大约同岁，我作为女性也许显得更大一些，而你则并非如此。你要我给你似乎被你看作唯一能使你幸福的东西，我终予无法推脱。你想从你在宫廷、军队和旅行中经历过的动荡生涯中摆脱出来，在我身边获得休息和精神安宁，享受生活的乐趣，但为了仅你我在一起，我把我唯一的女儿送进了寄宿学校。比起乡下，她在那儿自然可以受到更多方面的教育。除她外我还把我爱的外甥女也送到那里去了。本来也许最好是由我指导，把她培养成一位家庭助手。这一切都是得到你同意的，完全是为了我们能单独生活在一起，宁静地享受那早就梦寐以求最终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此，我们才来到这乡间的庄园。我管内部事务，你管外部事务和总的方面。我随时准备从各方面迎合你的愿望，仅为了你一个人而生活。让我们至少尝试一段时间吧，看看象这样生活，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互满意。”

“既然你说关系问题是你们女人份内的事，”爱德华笑了一下回答说。“男人当然就不好置身其间罗！今天以前你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为了我们的生活所做的安排也是很不错的。不过难道就不能锦上添花了吗？难道就不能有所发展吗？我在花园，你在庄园所作的贡献，难道就只能为隐居效劳吗？”

“就这样好！就这样好！”夏洛蒂连声说，“就是别把会妨碍我们的外来因素带进来。请记住，我们的计划，即使是娱乐消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是我们双方共同生活以内的事。你曾希望一开婚便按顺序向我介绍你的旅行日记，利用这个机会把

其中许多记述整理成文，在我的参与和帮助下，从这些极其宝贵，但很凌乱的笔记和手稿中理出一份使我们和别人都感到高兴的完整的東西。我答应过帮你抄写，我们曾愉快，安逸地暗中想象过，如何通过回忆在我们未曾一道观光过的世界上再作一次旅行，而且已经有了个开头。此外，你晚上又捡起了你的长笛来和我的钢琴合奏。我们和邻居也有来往，不觉寂寞。这一切至少给我带来了我一一生中早就希望享受的，在一起度过的第一个真正快乐的夏天。”

“尽管听到你一再说过的这些充满爱心和通情达理的话，”爱德华摸着额头说，“但还是打消不了我的这样一个念头，上尉不会给咱们带来任何干扰。甚至一切计划都会加速进行，一切都会带来新的生机。再说，他也曾参与我的一部分旅行，他还从不同角度作过许多笔记。只有我们一起来利用这些记录，才会获得一个更加完美的史料。”

“那么，让我坦率地向你承认吧，”夏洛蒂有些不耐烦地说，“你这意图与我的感情相抵触。我有个不祥的预感。”

“这样一来，你们女人可真是不可战胜罗。”爱德华说，“你们先是说理，叫男人无法反驳，然后是恩恩爱爱叫他们甘愿让步；进而感情冲动，叫他们不敢伤你们的心；最后来个预感不祥，使他们大为惊恐。”

“我倒并不迷信，”夏洛蒂说，“要是只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思虑，我也会听之任之。但这大部分是出自对一些幸运或不幸运的事物后果的下意识的回忆，而这些后果我们是通过自己或别人亲身经历过的。不管是哪种情况，第三者的介入都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我曾见过朋友、姊妹、爱人、夫妻，由于第三者有意无意的介入，使其境遇完全搅乱，关系也完全被颠倒过来。”

“……”

“……”

“……”

“……”

爱德华默自呆在房里，夏洛蒂所谈到的他个人的生活遭遇，他们双方过去的处境和未来的计划，的确使他内心非常激动和愉快。在她身边，在她陪伴下，他过得多么幸福。因此，他还构思出这样一些甜蜜温馨的画面，充满了同情和友好，但平静而无可辩驳的内容。然而，当他走到写字台前，把朋友的信拿来再读一遍之后，又禁不住想起这位卓越的男子汉的可悲处境，使得这些天来一直所泛著的热情再次复苏过来。他感到他不能让朋友那令人心焦的处境再继续下去。

爱德华是不习惯于放弃自己的要求的。从年轻时起，富有的双亲就非常娇纵他。这些年的抚养，教给他一个比他大得多的丈夫就应拥有他的一种优越感。妻子自依偎地钟爱他，因为他总是通过最大的慷慨来报答她给他的恩惠。她不久之后去世，他又成了自己的主人，无牵无挂地外出旅行。他能应付任何变故，不想追求逾分之物，但有多方面的追求。他恳切坦率，乐善好施，诚实，厚道，有时甚至非常勇敢——世上有什么能违抗他的愿望！

在此以前，一切都顺从于他的意愿。连赢得和占有夏洛蒂的宿愿也通过一种顽强的罗曼蒂克的忠诚来实现。正当他想把

他年轻时代的朋友接来，使自己整个生命不再与世隔绝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到碰了钉子，受到阻碍。他感到气恼，无耐好几次将手中的笔搁下，因为他无法决定究竟该写些什么。他不愿违反妻子的心愿，但又不愿顺从她而放弃自己的要求。尽管他内心很不平静，却要写封内容平静的信，这对他来说简直是道难题。因此，找个推延的办法就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他只是写了寥寥数行，请求朋友原谅他近来没给他写信，而且今天也不能写得很详细，但答应最近给他写封更有份量，使他安心的信。

第二天，在前往新凉亭散步的途中，夏洛蒂利用机会重温旧事。也许是因为她相信，一种主张只有一说再说，才有把握把它搞得索然无味。她经年累月地重复着这个主题，希望爱德华能希望妻子重开这一话题，以便他按照自己的方式亲切友好，令人愉快地表达他的看法。说实在的，象他这样敏感的人，在她强烈的欲望非得到满足不可，而又需要顽强地克制自己时，虽然容易发火，但他能充分照顾别人的情绪而酌用十分温和的言词，所以即使人们意识到他很难对付，也还觉得他和蔼可亲。

那天早上，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先使夏洛蒂特别高兴，然后通过娓娓动听的说教打乱她的既定方针，以至最后使她叫喊起来：“你准是在想我把不愿献给丈夫的东西让给情人吧？”

“亲爱的，”她继续说，“你至少应当意识到，我对你的愿望，对你表达愿望的亲切友好的态度并非无动于衷。你是在逼着我坦白。有件事我也一直瞒着你。你我的处境也很相似，不过我在强制自己，我要求自己具有超越于你的意志力。”

“我倒很愿意听听，”爱德华说，“我发觉结了婚的夫妇有必要经常争执，通过争执，彼此得到了解。”

“现在我也想告诉你，”夏洛蒂说，“我象你关心上尉一样关心着奥蒂丽。我极其难过地听说这可爱的孩子在寄宿学校感到非常压抑。你知道，我女儿卢西安是个天生的幸运儿，在学校里受教育也是为了享受人世的幸福。她学的是语言、历史及其他方面的知识。乐曲和变奏曲她可以视谱弹奏。由于具有活泼的性格和可喜的记忆力，有人说她心不在焉忘乎所以，但转瞬之间又能想得起一切。她那翩翩自如的风度，优美的舞姿和文雅适切的谈吐，使她引人注目。同时由于她有一种天生喜欢驾驭别人的性格，使自己变成了她那个小圈子里的皇后。学校的女校长也把她看作是她亲手培养起来的小女神。她可以给校长带来荣誉、信任，为学校吸引更多的年轻姑娘。她请来信和按月打来的报告，第一页少不了要写一段对这个出类拔萃的孩子的颂诗——我自然懂得把它们翻译成地道的散文。但与此相反，信里最后提到奥蒂丽时，却老是一再抱歉，说这样一个越长越美的姑娘并没得到什么发展，并没表现出什么才能和熟巧。原本还要补充说的几句话我也不难猜测。因为我可以看出，这可爱的姑娘是她母亲整个性格的再现。而她母亲是我最可贵的朋友，我是看着她长大的。要是我能对她女儿亲自给以教育或监护，我肯定能把她培养成一个卓越的女性。”

“既然这并不属于我们计划之内的事，同时人们在生活中也不应当要求过多，不应老是自作多情，多管闲事，因此，当我看到我女儿非常懂事，这可怜的奥蒂丽是依靠我们生活，因而傲慢地利用起自己的优越条件来亏待这女孩，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的慈善行为蒙上了阴影，我也宁肯忍耐，克服不愉快的感觉。”

“但谁又这么有修养，不残酷地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对待别人

呢？谁又有那么高的姿态，不因为受到这种压力而感到痛苦呢？通过这些考验，提高了奥蒂丽的价值。自从我看清了这种难堪的处境，我便竭力想给她换一个栖身之地。每时每刻我都在寻思解决问题的答案。到时候我是不会犹豫的。亲爱的，这就是我面临的问题。你瞧，在我们忠于友情的心中，双方都怀有同样的忧虑。就让我们共同来关心他们吧，再说，二者也并不矛盾。”

“我们真是些奇怪的人，”爱德华笑着说，“当我们把令我们心忧的事物从我们眼皮底下排开之后，我们便相信一切都万事大吉。在大的方面，我们可以作出许多牺牲，但叫我们在个别事物上作出牺牲，我们倒觉得这是过高的要求。我母亲也是这样。只要我还是作为儿童或少年在她身边生活，她就无法摆脱她的种种操心。要是我骑马外出回来晚了，她就担心准是碰到什么不幸啦，要是淋了一场雨，就担心我准会发烧啦。但当我离家远游之后，我却仿佛不再是她的儿子似的。”

“只要再仔细想想，”他继续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两人都是在丧心病狂地、不负责任地让我们心上牵挂着的两个最高贵的人遭受忧患和压抑，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不担风险。如果这不叫自私，还有什么叫自私！你把奥蒂丽接来，我也把上尉接来。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就这样办吧！”

“要是这个风险只牵涉到我们，”夏洛蒂沉思般地说，“倒也不妨试试。不过，你认为让上尉和奥蒂丽朝夕相处是明智的吗？大尉大约和你年龄相当，他这时正是——瞧我竟然当着你的面说出这种取悦于你的话——一个懂得爱，也值得女人爱的适龄男子。而另一方则是一位自身富有魅力的姑娘。”

“我不懂你怎么会把奥蒂丽抬得这么高！”爱德华惊讶地说，

“我得到的只能是这样一种解释：她是继承了你对她母亲的好感。她长得很美，这是事实。我记得一年前我们回来，在你姑母家碰到她和你在一起时，上尉就曾要我注意这姑娘的俊秀。她长得很漂亮，特别是那双眼睛。但我想不起她曾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你这是自夸，”夏洛蒂说，“要知道，当时有我在嘛。虽然她比我年轻许多，但我这年长的女友对你还有如此大的魅力，竟使你对一个鲜花般的未来美人视而不见，这也体现了你的品格。正因为如此，我才很高兴和你生活在一起。”

尽管夏洛蒂说得如此坦率，她还是隐瞒了某些事实。正好是那次会面时，她曾有意地使奥蒂丽和旅行归来的爱德华见面，以便给她心爱的养女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就爱德华来说，她已不再对他有什么指望。她曾唆使上尉诱导爱德华对奥蒂丽的注意。然而爱德华仍然牢固地保持着早年对夏洛蒂的爱情，根本目不旁视，而只是陶醉于一种幸福的情感之中：意识到那曾经热情地希冀过，而经过众多的人生变故已似乎永不可得的幸福终于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当夫妇二人正打算离开新建的凉亭朝古堡走去时，一个仆人迎着他们匆忙走了上来，还在底下就笑呵呵地向上面喊道：“请尊贵的大人赶快过来！中人先生在古堡的庭院里歇马。他把我们召拢来，叫我们去找你们，问你们需不需要他办点什么？‘需不需要我办点什么？’他朝着我们呼叫，‘听清楚了吗？快去！快去！’”

“这人真滑稽！”爱德华高声回答说。“他不是来得正是时候吗？夏洛蒂，赶快回去！”他吩咐仆人：“告诉他，需要他，很需要他！请他下鞍，给他照料好马，把他接到饭厅里吃顿早餐。”